

124920 國的起原（晉本紀）。這雖然像一種笑談，但在一般人心目的史官的確是這樣嚴格的。這事早在紀元前一千多年，或者只是傳說，然而已是一個有意義的傳說了。此外像後來趙盾的弟弟趙穿殺了晉靈公（公元前六〇七），而晉太史董狐寫道：「趙盾弑其君」。趙盾說：「弑者趙穿，我無罪。」董狐說：「子爲正卿，而亡不出境，反不誅國亂，非子而誰？」這事也遭到孔子的稱贊，說：「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書法不隱。」還有齊國太史寫「崔杼弑莊公」（公元前五四八）的故事更悲壯動人。崔杼把這個太史殺了，他弟弟還是照樣寫，這弟弟也被殺了，而另一個弟弟仍是照樣寫。這樣拿性命來換取真理，真太可敬愛了！

從上面這三點看來，史官是政治家，預言家，和新聞記者合而爲一的人物。不過既是官，就不是一種自由職業。只有孔子是羨慕這種

民家新話

徐嘉瑞

民家乃貴族之意，其文見於通典新唐書，通志，通考，及宋樂史之太平寰宇記等書。

關於民家之研究，亡友包鸞賓先生「民家非白國後裔考」一文，爲最近研究發表之文字，亦爲包氏最後之論著，其結論曰：

「民家之名，原非種族之稱，其名始於明世，爲當地屯戍之軍家漢人，對其土著夷民之稱，當時大理一帶之土著，實白蠻趙楊段諸氏之遺民，故民家爲白蠻之後。」

與包氏之說相反，則有友人范義田先生最近所著「雲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」，其第四章第四節云：「昆明爲滇西明家人稱號之來源，而昆明之義，又取諸鯢魚之明目，以鯢爲氏族圖騰，又以魚之明目不閉，爲氏族表徵。……明字又作民，轉爲蒙，南詔國號大蒙，又號大

職務，而由自私人去從事的。司馬遷却由政府的官吏而擔負這一方面的使命。我們對史官的性質清楚了，然後才能曉得司馬遷的職業生活的性質。司馬遷乃是這一流人物中之最傑出者，因而他乃是第一流的政治家，第一流的學者（古代預言式的人物，必通曆算，因而乃是具有雛型的自然科學常識的人，而司馬遷則由是而構成他的自然主義，當然，他也訂過太初曆，而且他之運命感，依然有些預言家的意味的遺留），並第一流的新聞記者了！這乃是孔子所企求不得，只好私人著述，以求過屠門大嚼之癮的，又是司馬談所雖有着機會而不得實踐，含恨以終的，然而司馬遷却如願以償了！他的職業生活確定了他的事業的性質，而他的天才和個性却使他走到了那事業的頂端。——他是浪漫的自然主義的大思想家，也是浪漫的自然主義的大詩人！

封民，明以音同而通用，大理國之年號，以稱明者爲最多，是明家之稱曰明，其源流實長矣。近人或以明家應作民家作人民解，謂明代軍民分治，故稱土著人民爲民家對軍家而言，此不當之論也。」

瑞按范氏以民家之稱，來源甚遠，不始於明代，其說甚是。然其鯢魚明目之說，近於抽象，且通轉太泛，亦未爲定論也。

丁文江先生藝文叢刊自序云：「民家（那馬）大概是大理國的貴族，與漢人的混種。」丁驥「西南民族考釋」第五節白蠻及民家下云：「白蠻即民家，其證有二，第一，由地域而言，民家今日的分布，顯然與唐時西蠻白蠻相符。……第二，蠻書所載蠻語十六字，七字同民家。……丁文江稱民家爲大理國的貴族。」

丁驥謂民家即白蠻，與包氏同，其引丁文江謂民家爲大理國貴

族，其說甚是。瑞按「民家」二字，乃「名家」之誤寫，有作「民家」作「明家」者，皆非也。「名家」之意義，甚爲簡單，經後人之解釋，其解釋愈多，徵引愈繁，意義愈晦。按「名家」者，乃一郡之世家或大族。新唐書謂之貴族，新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七下云：「松外蠻尙數十部，大者五六百戶，小者二三百，凡數十姓，趙李楊董爲貴族，皆擅山川，不能相君長，有城郭文字，頗知陰陽曆數。」新唐書此記當轉錄太平寰宇記，新唐書所稱貴族，即太平寰宇記之名家，足見名家即貴族，而新唐書之貴族，即名家之意譯也。新唐書爲宋歐陽修撰，太平寰宇記爲宋樂史撰，在後書中名家二字凡兩見。

(一)松外諸蠻，唐貞觀末爲寇，遣兵從西洱河討之，其西洱河，從嵩州四千五百里，其地有數十部落，大者五六百戶，小者二三百戶，無大君長，有數十姓，以楊李趙董爲名家，各擅山川。……(四夷徼外南蠻)

(二)昆彌國，一名昆明，西南夷也，在爨之西，洱河爲界，即葉榆河也。……貞觀十九年，……左武將軍梁建方降其部落七十二，……遣使往西河，降其首領十人，并數十部落，大者五六百戶，小者三百戶，無大君長，數十姓，以楊李趙董爲名家，各擅一州，不相統攝，自云先本漢人，自夜郎滇池以西，皆云莊蹻之餘種也。(太平寰宇記四夷徼內南蠻)由上所述，可知名家即爲貴族，其來源甚遠，必在唐以前，已統治各小部落，爲若干姓之所組成，而屬於一姓之貴族所統治。此等貴族，或如爨氏之統治建寧，其所統治者爲烏蠻，而統治者則爲中土人，即隨莊蹻入滇之大姓；其在西洱河，則所統治者爲白蠻，而統治者則爲中土人隨莊蹻入葉榆之大姓，即所謂名家也。

但太平寰宇記所記，實根據唐人著作。杜佑通典邊防典三，松外諸蠻下云：「其地有數十部落(餘文與新書略同)，……以楊李趙董爲名家。……」此爲「名家」二字最古之記載，乃太平在寰宇記之所本。其後鄭漁仲馬端臨之書，亦有同樣之記載，惟均照新唐書例，將「名家」二字改作「貴族」，「名家」與「貴族」名字雖不

同，而意義則一也。通志一百九十七四夷傳云：「凡數十姓，趙楊李董爲貴族，皆擅山川。……」

文獻通考三百三十四「四裔考」七云：「松外諸蠻數十，其部大者五六百戶，……凡數十姓，趙楊李董爲貴族，皆擅山川。……」

蓋名家乃松外諸蠻之統治者，其來滇之時期，在唐以前，已定居於西洱河一帶，而統治其小部落。此等小部落(此中亦有白蠻)，有數十姓，然分屬於諸大姓……即名家，……即趙李楊董等諸貴族之所統治。此等貴族，或係隨莊蹻入滇，楚滅以後，即留於葉榆，爲世襲之貴族，亦如爨氏本河東人，隨莊蹻入滇，統治烏蠻，以後即留居滇東，爲世襲之貴族。後世不察，乃以爨爲種族之稱，誤矣。由上所述，可得如下之結論：

(1)名家爲大族，非民家，亦非明家。

(2)名家非種族之名稱。

(3)名家統治白蠻，然彼等自身，則非白蠻，乃中土人，自莊蹻以後，陸續入滇者。但其人數不少，當爲若干之大集團，所操爲中土語，故能影響語言，造成今日之名家語。

(4)名家之入滇，在唐以前。

(5)唐以前洱河一帶，僅有若干之部落，不相統屬，其較大者，爲洱河蠻帥楊盛，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，東洱河大首領楊敏，又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顯，和蠻大首領王羅祈，皆各擅山川，不相君長。至唐初互相吞併，合爲六詔，至南詔併吞六詔，始爲統一之國，其文化燦然可觀。

(6)唐以前葉榆尙未統一，故白國爲虛構，「楊棟附顯」，想係四字名，此風唐代南詔盛行。續通志有西洱河蠻及顯和蠻之名，是以「顯和」爲一族，然蠻書無顯和蠻之名，僅有河蠻，又稱河人，當即唐書之和蠻。蠻書云：河蠻，開元以前，有首領入朝，此即指「和蠻大首領王羅祈」，會於顯慶中入朝也。續通志不知南詔有四字名「楊棟附顯」，以顯字下連「和蠻」讀之，稱爲「顯和蠻」，誤矣。

124922

由語言方面證之，則名家語乃漢語與白蠻語之混合產物。戴維斯云：「民家語爲雲南語言分類中最困難之問題。」（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）（張君勵譯）

包驚賓云：「以語言論之，凌純聲君引戴維斯之說，謂民家語中百分之四十二爲漢語，又以蠻書所記之白蠻語與今民家語對比，而知其十六字中，三字爲漢化，七字民家語與白蠻語相同。……」（民家非白國後裔考）丁肅云：「民家人，摩些人稱之曰那馬，據戴維斯研究其言語，謂其中百分之四十三爲漢語，百分之三十三爲藏緬語系，百分之二十三爲僳克語，百分之一爲揮語。」（西南民族考釋）

羅常培幸田先生云：「關於民家語的系屬，有的說屬孟吉蔑語，有的說屬僳僳語，有的說屬卡倫語，照我看是夷漢混合語，……差不多百分之七十，已經漢化了。」（語言學在雲南）「邊政公論二卷九十合刊」聞宥云：「作者已往已寫過一篇『民家語中同義字之研究』，分析了十組同義字，結果，最早的一個，或最根本的一個，都是藏緬系語，而泰語或漢語的幾個，則都是後來吸收的。……」（民家地名初步分析）

由上所述，則民家語大部分爲漢語，小部分爲藏緬語。聞宥又說：「民家語中最古的成分是藏緬系語」。

我們可以假定民家最古語言是漢語與白蠻混合產物。白蠻被中土侵入之貴族（名家）所統治，白蠻語與古代漢語混合，經過悠久歲月，融合變化，而白蠻語的成分——即藏緬語的成分，逐漸減少，漢語的成分，逐漸加多，歷唐宋元明至現在，一千三百餘年，漢化程度更深，已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，因此此種漢語與白蠻語的混合，以漢語爲主，故民家語之語法，與漢語同，因此本由中原移入之大姓所用之漢語，故民家語之「民」字，應改作「名」字。所謂名家，即是中原大姓，——是當時的統治者，而被統治者白蠻的語言，經長期被統治者吸收同化，後來就加上了統治者冠冕堂皇的名字——「名家語」。因此，許多古代的漢語，至少是唐初語言，在中原早被淘汰，反保存

在最偏僻的民家語言裏面。范義田云：「惟洱海區域之『明家』，爲有系統之整然分佈，且經六百餘年，自成體系之封建統治，故皆千里同風，語言大致如一，而其中白氏一系，尤佔重要成分，多屬晉初自秦隴遷來者，故其語言中尤保留不少古代中原語之晉義。蠻書及新唐書所稱白蠻語音最正，及語言雖小舛訛，大略與中夏同。惟語言之流變甚大，且明家與其他土著民族雜居，亦不免其他土著語言攙入，予故曰，明家語者，古代中國語與土著語之結合。」（雲南古代民族史的析）

范氏謂「明家語乃古代中國語與土著語之結合」，其說甚精，然亦須加以說明，即將古代語攜入大理者爲中土人，而此等中土人，有自西北來者，即范氏所云：「晉初自秦隴遷來者」，亦有自東南來者，其時代較古，即通典，太平寰宇記，新唐書，通志，通考所稱「自言先本漢人，自夜郎滇池以西，皆云莊蹻之餘種也。」莊蹻入滇，楚國旋滅，其將士皆不能歸，留居大理爲永久之統治者，其數當不少，故其語言與白蠻同化，自意中事。又李壽國朱提，朱提太守董炳等降，威震十三郡。寧州刺史尹奉舉州委質，壽領益州，此時移民之數量亦甚大。除楚晉兩期大移民外，其中千餘年，中原人士入滇者，無代無之。由西北移來之移民，大別爲二：一爲漢人，即將中土古語，攜入大理者也。一爲白蠻，則與洱河土著言語無別，僅數量上之增加而已。由中土遷來統治土著白蠻之漢人即「名家」，被統治者即白蠻。而漢語與白蠻語混合之後，所產生之語言，爲較高貴之語言，故稱之曰「名家語」，亦如今日之操北平語者，謂之「京腔」「北京話」也。又如烏蠻爲被中土大姓爨氏統治，而烏蠻文字，反稱爲爨文也。「名家」之稱，始於何時，固難臆測，然至少在唐以前，可斷言也。至於名家除趙李楊董外，是否尚有他姓，史籍無徵，然名家既爲貴族通稱，則當不只此四姓，亦可斷言也。

民家語之系屬問題，由於「民家」二字之歷史來源不明，故語言學者之意見，遂莫衷一是。今如以名家爲貴族，爲漢人，其所統治者

爲白蠻，而其語言則爲白蠻與漢族語言之混合產物，則語言學上之系屬問題，當可迎刃而解。

羅常培辛田先生云：「提到民家的系屬問題，關於民家的分類，大家的意見，頗爲參差。戴維斯、凌純聲、陶雲逵，都把他列入孟吉蔑語系，丁文江列入揮人類，和擺夷同類，李方桂又把他列入藏緬組的保傑支，戴氏曾經分析過一百個民家詞彙所得的結果是：

中國語源四十二字

藏緬語源三十三字

孟吉蔑語源二十三字

揮語二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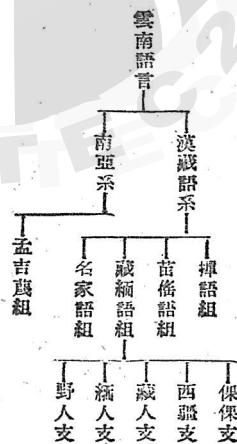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戴氏從語詞的順序來看，又覺得形容詞在名詞前，所有者在所有者前，主詞在動詞前，動詞在賓詞前，正和漢語相同，而和孟吉蔑語相反，鬧得始終拿不定主意。最後的結論，只好聽各人自作主張。如果民家語難劃歸一個語系，不如聽他自成一類，不必有所系屬。」忽而又說：「拉古不理，認爲民家語應該屬於孟吉蔑語系，也未嘗不可採取。」這種模稜兩可的見解，真叫人無所適從。丁李兩氏雖然不從戴氏，但也沒有說出屬於揮人或屬於保傑的理由來，所以我在找出更好的根據以前，只好「自作主張的，聽他自成一組。本來民族的分類，應該從體質文化語言三方面來決定，單拿語言作標準，只是一種假說，因爲征服遷徙雜居，都可以構成語言混合的現象。假如歷史不足以反證，就把語言相同作爲種族相同，也未嘗不可以。」（從語言上論雲南民族的分類）因爲民家語爲漢語和白蠻語混合的產物，民家人爲漢人和白蠻混合的種族，並且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。在這樣複雜的情形下面，無怪戴氏模稜兩可，無所適從。根據以上的材料，我現在要作大膽的解釋：

(一)名家語爲漢語與白蠻語（藏緬系語）混合的產物。

124923
語根據開在宥）。

(三)統治者之語言，與被統治者之語言化合時，其語法組織以統治者——漢族之語法爲主，而吸收被統治者——白蠻之語言（最古的或最近的）。故民家語中有最古之漢語，有最古之藏緬語，而其語法之組織，全爲漢語之組織。

(四)此種語言，既爲漢族與白蠻語言混合之產物，當別入漢藏語系。又因其中藏緬語源多，揮語最少，而大理又與西藏接近，與西藏西番文化爲同一體系，遠於緬而近藏，當於漢藏語系中，藏緬語組之外，特列一名家語組，今列表於下：



戴維斯云：「華西瀾蜀兩省，與印度支那各種語言之地理的分佈上，最顯著之事實，則藏緬語行於北方，揮語與孟吉蔑語行於南方是也。其南北兩方界限爲與北緯二十五度平行之地帶。」

戴氏此說，余甚表贊同。蓋北緯二十五度，自順寧境內起，向北數之，則蒙化，保山，大理，以及六詔故封，皆在北緯二十五度以北，其民族文化，與北方之關係較多而久。就各方面研究之結果，均認爲此一帶地方，與青海南部，四川北部，西康全省，以迄於西藏，均屬於同一文化圈，語言亦不能例外。反之，北緯二十五度以南，包括雙江，瀾滄，班洪，車里，佛海（爲揮族分佈之區），以至於安南東蒲寨（孟吉蔑族），其自然地理，民族文化，均與二十五度以北不同。故語言亦以揮語及孟吉蔑爲主。

戴氏將雲南語分爲南北兩大系，且以北緯二十五度爲界，可謂創見，然獨於名家語，則動搖不定。戴氏表中，列名家羣於孟吉蔑語系

124924下，可謂大誤（且自相矛盾）。

戴氏云：「此界限之北，所說各語，均屬藏緬語系，其唯一例外，為民家語，此民家語，似屬於孟吉蔑語系，然尚未確定。」

戴氏有「尚未確定」一語，故余將民家語列入漢藏語系之下。戴氏所眩惑而不能解決之問題，現已得到解決，今分述於下：

(一)民家語乃唐以前來大理之漢族（即貴族或統治者）所用之語言，年代久遠，更吸收有其他許多民族之語言。

(二)民家語之語法組織，均與漢語同，而與孟吉蔑語相反。

(三)民家語之成分如下：

A、唐以前之古中國語。

B、藏緬（北緯二十五度以北）語。

C、孟吉蔑語。

D、禪語。

據戴維斯氏之報告，則(A)項四十二字，(B)三十二字，(C)二十三字，(D)二字，其中D無足輕重，至於(C)，孟吉蔑語二十二字，占相當重要成分。此亦容易解釋。蓋南詔與交趾交通關係異常複雜，吸收孟吉蔑語，自意中事。蠻書云：「自大中八年，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，洞主李由獨等七縮首領，被蠻誘引，復為親情。」又云：「水真臘國，陸真臘國，與蠻鎮南相接，蠻賊會領馬軍到海畔。」是南詔境與東浦寨相接，故民家語中有孟吉蔑語三十二字，實由交通頻繁，政治，軍事，以及移民等種種關係所形成也。

又藏緬語三十二字，蓋名家貴族所統治之人民，或為麼些，或為粟

粟，皆屬於藏緬語系，故民家語中，吸收藏緬系語，此為當然之事，無足怪異。蠻書云粟粟兩姓，……皆在茫部臺登城，……皆烏蠻白蠻之種族。於此尚有可注意者，即所謂白蠻，往往與爨族或擺夷（揮族）相混。實則白蠻仍為藏緬一系，其祖先仍住西康一帶，在唐以前，向南推移，居於蒼洱之間，故民家語中，吸收白蠻語之成分最多也。

戴氏云：「民家所說之語，大半皆漢語之變音，即其語言順序，亦多采自漢語，彼等將形容詞置諸名詞之前，所有主，置之所有物前，與孟吉蔑語之順序，正相反矣。」

按松外本在舊州，居昆明（鹽源）之南，瀘水（金沙江）之北，今鹽邊縣地，此為狹義之松外，而太平寰宇記及通典通考諸書，則以洱河諸部族亦屬松外之下，是當為廣義之松外，亦如昆明本指大理，而後日乃擴大至於鹽源。此點甚可注意。蓋自舊州以至葉榆，其間所居之部族，不下數百，多以所居之地名，為會長之姓名，亦為部族之名，如雙舍是也。又以部族之名，為地理之名，如昆明是也。此等部族，遷徙無定，故地名亦隨之。

在舊州境內之部族，如麼些，如昆明蠻，皆與葉榆有密切之關係。其舊州會長，在唐有蒙和蒙明，為舊州大姓。南詔之蒙氏，或與舊州蒙氏為同族，舊州（西昌）與葉榆中間，種族關係，如此密切，文化相同，自無足異，語言相近，亦在意中。故西昌一帶亦有操名家話者，可證其文化之相同矣。